世界畫報

每星期日出版一張
零售大洋四分長期
訂閱半年大洋一元
外埠加郵費一角二
分凡係直接訂閱世
界日報者按期附送

本報徵求時事照片
美術攝影中西名畫
遊藝發表學校生活
等相片一經登載酬
金從優凡名貴照片
於製版後立即寄還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百六十三期

赤色帝國主義者侵略東北邊境的紀念

—中俄交涉停頓中的一件悲慘的回憶—

(上)中俄戰後我軍陣亡官兵，屍骸枕藉遍野，慘目傷心，於今一週矣！關係戰事終止後屍骸集合將埋葬時之光景

黃藻新攝

(上)陣亡官兵屍骸，聚積各處，至本月三月間，始收集掩埋

(左)第十五旅軍官在墓地動土從事掩埋之情形

(右)墳塋見方約二丈餘，正中方形者爲碑座，上建忠魂碑。滿洲里及札來諾爾各一處，每處容屍骸近千具而四郊當地掩埋者不計，可見死亡之多。

成功之母

人生在世欲求建立事業必須先有一立足點。由此點出發。光輝而大者。即求立足於之點。儲蓄於本會之儲戶。至期滿本金。又有五萬元。又之不可限量。凡儲蓄月數。十二元。每月開一次。二三四等獎。獎金每年五千元。獎金每年五千元。獎金每年五千元

藝術學院演劇社『公演』『梅蘿香』專刊！

梅蘿香主角之一……楊琿女士

梅蘿香主角之一……顧曼俠女士

職演員表

舞台監督	楊承章
舞台裝飾	賀孟章 張琢如
前台職員	張珩
主任	鄭承勛
總務	陳兆治
文書	陳楚揺
演員	
梅蘿香	顧曼俠
筱春蘭	楊琿
桂媽	雷子毅
白森卿	王家齊
馬子英	楊村彬
秦叫天	劉江

我們是一演劇的方面太多了，但我們的組織，為演劇的前途，現在不敢斷言；可是我們希望它能固定，永遠！——演劇社」——前台職員——舞台監督——楊承章——主任——鄭承勛——陳兆治——陳楚揺——梅蘿香——顧曼俠——楊琿——雷子毅——王家齊——楊村彬——劉江——「演劇社」——同人——

我們是以結生命獻給戲劇的青年；兵是愛好，沒有其它的意義。

特在中可以梅蘿香」裏思想社會的人物，本來沒有引華的去劣思是刺揭的想很

「梅蘿香」裏從「梅蘿香」裏思想社會的人物，本來沒有引華的去劣思是刺揭的想很

關於這一次的公演

（賀孟笄）

（一）

對於「梅蘿香」被選為我們這次公演的舞台本的理由，我們認為實在有表出的必要。因為有些人覺得這種具有有價值的小布爾喬亞意識的戲劇，似乎不是時代所需要着的。

是的，這實在是一篇小布爾喬亞的戲劇，而且是從拜金主義的祖國搬來的；這確是背逆時代，但我們對於這樣的舶來品，仍不能不表示一些相當的敬意。那些以普羅列塔利亞為前提輸來的東西，勝然有人在盡力地鼓吹着，但我們檢討它的內容，最多也不過是虛無，暗殺面已。經然姑在最前線的，也不過是脫去英雄主義的王冠，而換上一頂滑皮的帽子罷了。因之我們對於這個劇本的採取，也是經過相當的躊躇的。

但是，我們這樣的採用，並非想得到部份的同情，而忘了蓬卯赤足地墜落。不過在現時的中國，一般迷夢沉昏的青年，正在等閒着向羅曼絲式的幻想追求的時候，第一步引他們上歷史的程途，雖然應當固定他們的意識，可是浸沉在小布爾喬亞的安樂窩裏，他們決不肯牽無顧慮，伸足向前的：所以在這個時候，在這種地方，我們想要完成歷史的使命，第一，應能向着理想的目標前進發。

（二）

「梅蘿香」裏從「梅蘿香」裏思想社會的人物，本來沒有引華的去劣思是刺揭的想很

「梅蘿香」裏從「梅蘿香」裏思想社會的人物，本來沒有引華的去劣思是刺揭的想很

廟台主任鄭承勛

舞台監督楊承章

中國戲劇運動的途徑

（楊承章）

中國戲劇的空氣，自這兩年以來，一天一天的濃厚。一般為戲劇努力的同志們，他們也興高彩烈的幹地起勁。我們很為戲劇的前途慶。

然而新興戲劇自被一般熱心戲劇家們，推舉為正當的娛樂，社會人士也就注意起來。極力提倡。但戲劇的命運就為他們註定了。瘋狂似的風靡一時的戲劇團體，萬分興奮的組織起來，不斷的努力。這自然是第一種好的現象。可是他們的現象，很值得想到底怎樣的樣子。

羅香！

你今天早晨倒底怎麼哪！

『梅蘿香』的上演

——為「演劇社」作（楊村彬）

「梅蘿香」原名 THE EASIEST WAY美國Eugene Walter一九〇八年著。在我未發表意見以前，先引用 THE AMERICAN DRAMATISE「書的作者 MONTROSE J. MOSES 批評本劇的話以為參考，他說：

「……我以為一個好劇在思想上與目的上必須有驚人的提撕。梅蘿香」這個。在這個劇裏除了沉靡的作因以外，沒有一個人物在其間有者價值……常的巧妙，但一件偉大的作品，我們不必討論，不過「蘿香」……」

它是幾分純粹寫實底，我想它不能給看求者以鑑或……它是幾分純粹寫實底，我想它不能給看求者以鑑或……它是不是偉大的作品，它當然不是。……」

豈是什麼意思？并且為什麼「幾分純粹寫實底」是下品的藝術？大部的人物在這個劇裏沒有價值呢？我們先一步地研究。

Eugene walter 一八七六年生於美國中部的 Cleveland 在當地作訪員，再到紐約 sun 報作記者，以後在軍隊裏服務。也有許多年的時間，寫劇場經理的代理人。以後又做專門致力於寫劇了。生活在劇場裏，所以他大部分的劇本都是隨劇底情調，伸縮地展開，因為它幸運的沒有淺行的膚裁所拘束結果所謂「大團圓」的諸惑裏。——所以，一偉大的藝術，在他的作品中是特殊的的思想，由梅蘿香向上墜落，努力而住儒，想改造着者偉大的藝術，屈從於快樂